



西藏的 歷代 達賴 喇嘛

印度 英達·馬利克 著
尹建新等譯
中國藏學出版社

西藏的历代达赖喇嘛

〔印度〕

英德·「·马利克

……

著

尹建新

段荃

盛艳

译

中国藏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58 号

西藏的历代达赖喇嘛

定价:4.50 元

[印度]英德·L·马利克 著

出版 中国藏学出版社

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人民卫生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6

字数 115 千 印数 8000(册)

199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尹建新

段 荃

盛 艳

译

ISBN 7-80057-047-9/K·17

前 言

这本《西藏的历代达赖喇嘛》一书，是印度人英德·马利克写的。此人是印度政府的外交官，负责印度政府与达赖喇嘛及其流亡政府（噶厦）的日常联络工作。据他本人讲，他担任这个职务已有二十余年，曾和十四世达赖喇嘛单独谈话一百余次，与达赖的经师及噶厦官员也有广泛接触。他的确够得上是印度的“西藏通”。因此，他的这本著作是有分量的。它出版后，在印度，在世界各国发生相当大的影响，这一点，我们不能低估。对我们来说，这本著作对研究西藏问题，研究十四世达赖的思想和活动，研究现在在印度的那一部分藏人的现状及其发展前途，还是很有用的。

对于达赖及其流亡政府，印度政府曾多次发表过如下声明：第一，印度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承认西藏是独立国家；第二，从人道主义出发，允许达赖及其噶厦官员在印度避难，但不允许他们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的活动。但是马利克先生的这本书却完全违背印度政府的上述声明。他的这本书贯串着以下两种观点：第一，他认为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把它与中国、印度平列看待；第二，他支持达赖及其流亡政府（噶厦）在印

度进行恢复达赖喇嘛体制，鼓吹“西藏独立”，反对中国的活动。正是由于他的这本书反映了上述明确的立场，因而得到十四世达赖喇嘛的高度赞赏，亲自给这本书写了“序言”，强调指出：“值此我们的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在西藏遭到全面、系统的毁灭之际，作者却将这独一无二的体制付之笔墨，流传后世，对此我和我的人民对作者本人尤为感激。”

马利克自己宣称，他的这本书的“主旨”是研究“达赖喇嘛体制”。他说这个“体制”统治西藏达五个世纪；这个“体制”是“西藏人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达赖及其流亡政府（噶厦）在印度的活动的唯一目的，就是“恢复”“达赖喇嘛体制”。所谓统治西藏达五个世纪之久的“达赖喇嘛体制”，用我们的语言说，就是西藏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恢复“达赖喇嘛体制”，也就是恢复西藏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对于“达赖喇嘛体制”能否在西藏恢复，作者也没有多大的信心，他说：“如果目前的状况还要继续很长一段时间，那么可以毫无疑问地说，我们将会永远看不到昔日的西藏了。”作者认为：“这个体制在西藏是否会得到恢复……取决于西藏人民的意愿。”在这个问题上，作者的观点与达赖集团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实际上是用作者的笔墨，写出了达赖集团要说的真心话。马利克先生忠实地充当了达赖集团“代言人”的角色。因此，我们对于这本著作可以当作达赖集团的自白看待。

这本著作对于西藏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并没有作正面的论述，主要讲了以下四个问题：一、西藏与祖国的关系；二、对一世至十三世历代达赖喇嘛的评价；三、对四至十世历代班禅额尔德尼的评价；四、佛教对西藏，对全人类的贡献。以下我们就来看看这本书对以上四个问题说些什么？

一、西藏与祖国的关系

这本著作承认：十三世纪蒙古成吉思汗统治了中亚，“西藏也在其列。”“忽必烈借助于当时势力强盛的萨迦派，将西藏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在客观上，这是承认从元朝开始，西藏地方纳入了祖国的版图，只是没有用元朝这一名词。这种看法基本上还符合西藏的历史事实。

说到元朝崩溃、明朝建立的这段历史时，这本书就违背了历史事实，对大明帝国只字不提，却胡说：“萨迦派在西藏的鼎盛时期有一百年左右，然后，噶举派及其支系噶玛派借助于另一蒙古首领的支持，上台执政掌权”，“从十二世纪到十七世纪，藏王的人选一直由蒙古人的首领来决定”，这就完全不符合西藏的历史事实了。藏文与汉文的史料证明：元朝崩溃，明朝建立以后，西藏噶举派建立的帕木竹巴政权立即向明朝政府归顺，取得了明朝皇帝的承认，自帕竹政权的第五代藏王（藏文名称是“第司”）起，受封为“阐化王”，直到帕竹政权灭亡，前后经历了二百余年。西藏的这段历史与“蒙古人的首领”并无关系，而是直接受明朝皇帝的统治。但是马利克用“蒙古人的首领”代替了明朝皇帝，这是有意识地篡改西藏历史。马利克为什么要篡改西藏历史？这并不是他的本意，而是根据达赖集团的授意来写的。至于达赖集团为什么要篡改西藏历史？他们自己心里明白。

说到清朝时期，作者认为：“1720年（清康熙五十九年——引者注）满洲人大摇大摆地走进拉萨，没有遇到蒙古人与藏人的任何抵抗”，“从此以后西藏的蒙古人完全被满洲人取而代之”。这是承认自十八世纪起清朝政府统治了西藏，并承认“中国人第一次在拉萨派遣了驻藏大臣（省长）”。这里把清朝与中国同时并称，实际上，承认满洲人统治了西藏，也就是中国统治了西藏。但是作者在论述五世达赖的历史时又说：“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引者注）蒙古固始汗让五世达赖登上了西藏

全国至高无上的王座”，“西藏才成了统一的国家”。仍旧坚持清朝时期，虽然在西藏派遣了驻藏大臣，但西藏还是一个“国家”。

说到西藏的现代历史时，作者认为西藏现在正处在“达赖喇嘛体制”遭受“毁灭之际”，“对于西藏来说”，达赖喇嘛是“活生生的希望所在”，“是他们的救星”，“在西藏人民站起来之前，达赖喇嘛显然会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用来解决他们的政治问题”。这就是说：“达赖喇嘛现在在印度所进行的活动”，是“拯救”西藏人民的“救星”的活动。

总起来说，马利克认为西藏一直是一个“国家”，只是在历史上曾一度受过蒙古人与满州人的统治。清朝崩溃以后，西藏又恢复了独立。现在西藏这个“国家”又处于“毁灭之际”，就靠达赖喇嘛来充当“救星”，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达赖喇嘛体制”的“恢复”上面。这是不折不扣的达赖集团对西藏政治的看法。

二、对一世至十三世历代达赖喇嘛的评价

作者英德·马利克既不是学者，也不是宗教职业者，说穿了，他是借这本《历代达赖喇嘛传》宣扬达赖集团的政治主张。这本书中谈到的历代达赖喇嘛的历史，实际上都是由十四世达赖喇嘛口述，由作者忠实地记录下来的，完全可以反映出十四世达赖喇嘛对以前十三世达赖的看法和评价。

对一至四世达赖喇嘛，作者只说他们都是“西藏的保护神坚热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其余并未多讲。在作者看来，“西藏之所以能够再次免遭全面崩溃，主要是由于三世达赖和四世达赖在宗教方面对蒙古人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和作用。”他称阿旺·罗桑加措为“西藏的缔造者”，并认为“一直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统治期间，没有任何一位达赖喇嘛享有过他那样的僧俗

权威”。“不仅在宗教方面的建树是无与伦比的，而且还具备从政的天才和卓越的外交手腕”。作者称五世达赖喇嘛是“伟大的学者、杰出的思想家”，“思想敏锐、高瞻远瞩的政治家。”

对于未脱尘寰的六世达赖仓洋加措，作者一方面直接引用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话为其名声辩护说：“因为那些外来统治者企图寻找借口嘲弄和消除这一体制（指达赖喇嘛体制）……外族人抓住六世达赖喇嘛的一生大做文章。即使如此，但就西藏人民而言，他们从来就不曾对这一达赖喇嘛的伟大形象产生过半点怀疑。”一方面又因1720年满洲人走进拉萨，中国人第一次在拉萨派了驻藏大臣，说什么“六世达赖喇嘛不仅损害了前面的历代达赖喇嘛有力的树立起来的声望，而且他在政治领域内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甚而至于认为“就因为为在历代达赖喇嘛中有这么一位人物，所以也就甚至出现了达赖喇嘛体制的真实性的几分怀疑。由于这样一位脆弱人物紧接着出现在伟大的五世达赖喇嘛之后，因而使得上述的怀疑更为贴切而又一目了然”。不无指责意味地说，由于“他一生的所作所为掀起了轩然大波，几乎动摇了这一独特体制的基础”。是褒是贬，其实已经一目了然。

作者认为“学识渊博的七世达赖”噶桑嘉措作出了两大杰出贡献。他创造了一种以部长会议（俗称噶厦，即内阁）为领导机构的新的政府形式，这一政府形式一直沿袭至今。”“第二大贡献即在拉萨修建了仅次于布达拉宫的第二大重要建筑夏宫，即罗布林卡（宝贝园林）”。

由于尼泊尔的廓尔喀人入侵了拉萨，而且“从此以后西藏就成为满洲帝国的一部分，作者称强白嘉措为“软弱无能的八世达赖”，并认为“在由十四位达赖喇嘛组成的这一长链中，从政治方面而言，八世达赖喇嘛的统治是最为薄弱的一环。”

对九至十二世达赖喇嘛，作者只简单地说他们“不幸天

折”。有趣的是，他承认这四世达赖喇嘛是被人在食物中放了毒物而谋害的。这大概是事实。但这就与历代达赖喇嘛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的说法有了矛盾。观世音菩萨能对“芸芸众生”救苦救难，却不能使自己免遭毒害，观世音的无边法力究在何处？

作者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评价可以和对五世达赖喇嘛的评价相媲美，说他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度”，使西藏“充满幸福和繁荣——就如同变成了一个新的国度”，说他与满洲皇帝达成协议，建立“施主与喇嘛的关系”，但他仍承认十三世达赖喇嘛“偏向中国”。

对现在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作者坚信是十三世达赖的“转世”无疑，说其二岁时能讲前生的事，说连其父母都听不懂的方言。把达赖 1959 年的出走，美化为是“为了拯救西藏人民”，还说达赖“是西藏人民的救星，在西藏人民站立起来之前，他将以全部精力从事这一事业”。这位以挽救世界文明为己任的印度官员，居然对人类社会的进化毫无知觉，充当起达赖集团的“预言天师”了：“达赖体制将在西藏发扬光大，达赖体制是西藏人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倒从反面提醒我们，在西藏问题上统一和分裂、进步和倒退的斗争，还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绝不可掉以轻心。

综上所述，作者在评价历代达赖喇嘛时无非这样两个标准：第一，在宗教方面，是否能维护藏传佛教的地位，在弘扬佛法方面是否有突破前人的创举；第二，政治上是否能统一全部西藏并独立于中国或外国。但即使是这样，作者也并非出自本意地为西藏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提供了佐证，例如在援引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政治遗嘱》以说明其顽强意志和卓越才能时，他无法删掉这样一段文字：“虽然迄今为止我从未行使过僧俗权力，虽然我缺乏技巧和办法，但全西藏的神灵和人民请

求我掌管大权。受命于天的满洲皇帝也给我下达了内容相似的诏书，我将皇帝的诏令置于头上，我掌管了僧俗大权”。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政治从属关系。

十三世达赖喇嘛晚年确实是对伟大祖国有感情的，他在《政治遗嘱》中详细地说明了他对中央的忠诚：“以前，伟大的五世达赖喇嘛和满洲皇帝曾达成了一项协议，说要象僧俗人士相互帮助那样来给对方提供帮助。因此，尽管我因此而吃了苦头，但我对此毫不在意，而是穿过藏北、中国和蒙古，来到了伟大的首都——金色的北京。皇太后和皇帝对我盛情款待。”

三、对四至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评价

在西藏的历史中，达赖和班禅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作者在这本书中，尽管只是偶尔提起，却不忘贬低班禅额尔德尼在西藏社会，尤其是宗教发展史上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说班禅系统是达赖系统的一个分支。作者被公认为是印度的中国西藏通，不会不知道达赖和班禅都是宗喀巴的弟子，被藏族人民称为“师徒二尊”。达赖与班禅从四世起，经常是互为师徒；而在四世以前，一世班禅克珠杰的地位就比一世达赖根敦朱巴略高，克珠杰与宗喀巴、甲曹杰几乎是平等的，藏族人民称为“师徒三尊”。到清朝统治时期，达赖与班禅之间，互无隶属关系，是完全平等的。藏有谚云：“天上的太阳月亮，人间的达赖班禅。”但从总的情况来说，在反帝爱国和从属关系这两方面，班禅方面要比达赖方面好得多。十九世纪以来，由于英帝国主义侵略的重点放在拉萨，因而达赖方面受英帝的影响颇大，噶厦政权长期是由亲帝分离势力所控制的，对祖国采取了非爱国主义的态度。班禅方面则一直是反帝爱国的，是拥护中央政权的。九世班禅曲吉尼玛不仅佛学造诣极深，而且政治上

也很成熟。早期，他曾与十三世达赖一起领导了抗英斗争，晚年又积极投身于抗日斗争，是西藏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反帝爱国领袖。为了恢复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权的正常关系，在内地奔走了十五个年头，始终顽强地为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而奋斗。十世班禅确吉坚赞一生热爱祖国，不但佛学精深、造诣高广，是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更是举世公认的、深受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伟大爱国主义者。他几十年如一日，坚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真正做到了同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各个历史时期，他都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直言不讳地向党陈述意见和观点，对党在西藏问题上的决策起了重要作用。确实是中国共产党的位可靠的挚友和诤友。

2. 把班禅世系缩短为七世，比达赖少了一百多年。班禅世系从习惯上都从克珠杰算起，这本书却把罗桑曲结以前的三世班禅都删去了，意欲何为，不言而喻。

3. 说十世班禅是否为九世班禅转世还有疑问，这也是无稽之谈。1951年7月19日（藏历），十四世达赖曾亲自复电十世班禅，电文中说：“五月三十日来电，此间于藏历六月四日接悉。甚慰。……至于此间我卜卦所得良好征兆，您确是前辈班禅化身。决定后已经公布札什论布讷。并届时已由卓木（亚东）去电知照北京西藏代表阿沛噶伦矣。”这些小动作无非是为了达到缩小班禅世系在藏族人民中的影响的目的。原因很清楚，就是因为十世班禅坚持爱国、团结、进步的立场，坚决反对分裂、倒退，竭诚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在这个问题上，同达赖喇嘛的分裂主义立场相对立。

四、所谓佛教对西藏、对全人类的贡献

本书最后的附录是达赖的著作《佛教一瞥》，对藏传佛教及

其哲学作了一番讲解，主要说明佛教与其他宗教的宗旨是同一的，是为了世界和平，是为了拯救全世界的“芸芸众生”，从而说明达赖的一生不仅是为西藏人民的和平，也为全人类的和平事业奋斗终身。这是这本书所要达到的最高政治目的。这是达赖的吹捧者们已经唱烂了的调子，达赖到底是在为西藏的繁荣昌盛出走，还是为搞分裂而外逃；是西藏抑或全世界的和平使者还是西藏不安定的总根子，事实早已做出了回答。我们需要做的是，彻底揭穿一切假象，让达赖集团的分裂主义面目大白于天下。

说到这里，出版这本书的意义已经很清楚：这本书在歪曲事实、贬低中国共产党的同时，无意中泄露了一些“天机”，让读者看到了一些他并不想要人看到的实质。作为一部反面教材，它是够格了。中国藏学出版社为让国人知己知彼而翻译出版此书，并约我作序，我和达赖喇嘛也算相识多年，自然乐于从命。

牙含章

1990年2月

出版说明

这本书作为一部反面教材，可以让读者比较清楚地看出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及其追随者们自1959年出逃31年以来，究竟在国外从事了一些什么活动以及他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和观点。这对于我们研究西藏现代史，研究达赖喇嘛体制，研究并决定对达赖集团的斗争策略和争取流亡境外藏胞回归的工作，都会有些参考意义。这是我们翻译、出版此书的唯一目的。

为避免谬种流传，这本书只能内部发行，仅供有关的高级领导干部和高级研究人员研究西藏问题时参考，切勿滥传。否则，后果由其自负。

编者

1990年8月

神圣的达赖喇嘛序

要为关于自己的书作序总是令人难堪的。但使我感到欣慰的是，英德·L·马利克先生所撰写的《西藏的历代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世系》）既非关于我的传记，又非主要内容都是有关我本人之作。这本书真可谓旨在研究达赖喇嘛体制，研究在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统治西藏几乎长达五个世纪的历代达赖喇嘛。这一体制在未来的自由之西藏是否会得到恢复，这决非由我来决定的问题：它完全取决于西藏人民自己的意愿。但本书的意义在于它的主题内容基本上是历史性的。我深信不疑地认为，它对于未来的史学家具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值此我们的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在西藏遭到全面、系统的毁灭之际，作者却将这独一无二的体制付之笔墨，流传后世，对此我和我的人民对作者本人尤为感激。

马利克先生是作为印度政府联络官的身份来到这里的，然而他的作为却远远超出了他职责的感召。他同我和我的人民交往甚密，他不仅对我们生活中的政治问题以及其他世俗事务立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对于西藏文化之轴心“达磨”^①亦是如此。

尽管《西藏的历代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世系》）的主题

① 即佛法。——译注

是达赖喇嘛之体制，但本书的近一半篇幅却与宗教有关。也许这并不能算是离题的内容，因为达赖喇嘛体制之全部观念的基础就是佛教。此外，本书涉及哲学的内容与章节反映了作者个人对“智慧的海洋”的执著追求，哪怕只是对“智慧的海洋”短暂的一瞥。因此，我希望读者不要将其视作是有关达磨的一篇权威性论文，而应将它看作是一位香客对知识和智慧的追求。

据我所知，作者的善良愿望是想与别人共享他经过与我和我的那些受人敬重的经师的长期亲密交往所发现和了解的东西。同样，他也得有机会受益于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对世俗事务经验丰富、知识渊博的官员。的确，能够很好地利用眼前机会的人并不多，而目的明确地写下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心中怀有的是“与我们那些陷入相同困境的天下兄弟”共享这些知识和经验的愿望，这样的人就更少，而马利克先生在这本书中就是这样做的。

达赖喇嘛

于喜马偕尔邦康拉县

达兰萨拉德庆措林

鸣 谢

神圣的达赖喇嘛亲自给我祝福，给我鼓励；西藏的学者、圣人以及官员不惜耗费他们的大量宝贵时间，为我澄清了许多要点，使我得益于他们的经验和知识。在此，我谨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参考了下列书籍并使我受益非浅，在此我也向作者及出版商深表谢意：

1. 《我的国土和人民》——神圣的达赖喇嘛著。
 2. 《消失的西藏》——查纳加·森著。
 3. 《西藏的政体与政治》——拉姆·拉胡尔著。
 4. 《达赖喇嘛其人》^①——查尔斯·贝尔爵士著。
 5. 《西藏的宗教》——查尔斯·贝尔爵士著。
 6. 《西藏人民》——查尔斯·贝尔爵士著。
 7. 《中国人的叛卖》——B·N·马利克著。
 8. 《西藏的女儿》——仁青卓玛·擦绒著。
 9. 《论西藏的宗教与历史》——萨拉特·昌德拉·达斯著。
 10. 《拉萨与前藏之行》——萨拉特·昌德拉·达斯著。
- 我特别要感谢西藏文献档案馆，尤其是要感谢学识渊博的嘉措泽仁馆长给予的指导和帮助。

^① 又译《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译注

若非我的好友巴尔拉吉·阿南德、维德·杰拉和阿玛·纳斯·伊奇普贾尼的细心研究与有益建议，书中的许多谬误之处将依然如故。

最后，我还得向并非无足轻重的斯里·B·S·尤帕尔、斯里·M·K·高尔 (IIPA 的助理编辑) 和斯里·S·K·凯特耶尔感谢他们对本书表示的兴趣和关注。

英德·L·马利克